

中小学教育工作丛书

崇高的岗位

——记上海市实验小学教师袁瑛

吴春荣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小学教育工作丛书

崇高的岗位

——记上海市实验小学教师袁蓉

吴春荣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75 插页 3 字数 56,000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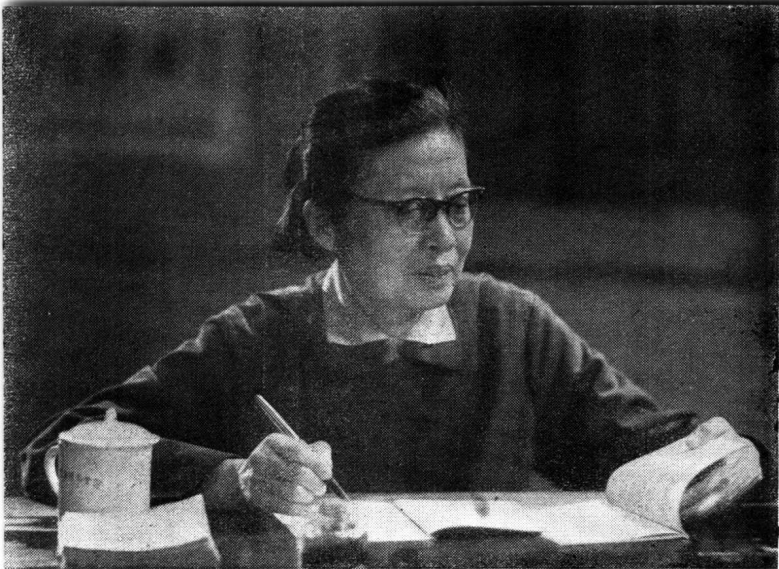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: 7150·2186 定价: 0.26元



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

启发学生学习





认真备课

帮助青年教师备课





辅导学生课外学习

家庭访问





和同学们打乒乓

带领学生参观乳牛场



目 录

一、开学.....	(1)
二、起步.....	(6)
三、志愿.....	(14)
四、在北京.....	(20)
五、为了明天.....	(25)
六、设计.....	(35)
七、维也纳归来.....	(46)
八、探索.....	(52)
九、崇高的岗位.....	(60)
十、乐趣.....	(73)
十一、带教.....	(77)
十二、新的长征.....	(83)

一、开 学

“当走过一段路而回过头来看时，你会为自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而自豪。”

——一位老教育工作者

江南的九月，已是收获的季节；然而，对于从事另一种性质的耕耘的人来说，它又是接收新苗并开始培育的月份。

让我们从一九五二年写起。

还在这一年的九月尚未来到的时候，多少人就已经把日历翻到了它的第一页；他们的孩子，这一天醒得特别早。

一些年轻的父母，带着孩子，赶在曙光前面，先到了学校的大门口。当太阳刚刚露脸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

这所学校，便是一九七八年初被列为全国重点的上海市实验小学。那时，叫上海市邑庙区中心小学。它，座落在万竹街与方浜中路之间。校门前面横着的，是一条较为宽阔的石子路，叫露香园路。

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这所学校是早在一九一一年创办的。这里原是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读书旧居，称“露香园”，又名“万竹山房”。创办前，由于社会动乱，代替这个读书旧居的，早已是坟冢堆积，一片荒凉景象，变成了所谓“九亩地”。学校创办

起来后，历经许多变化，但为官僚、买办、资产阶级服务的办学方针，始终没有变动过。直至上海解放，它才回到了人民的手中，开始向劳动人民敞开了校门。

学校的大门一开，孩子们就象潮水一样涌进了校园。寂静的校园，立刻活跃起来，歌唱声和笑语声交织在一起，充满了生机。

孩子们和家长们没有注意，尾随在他们的后边，走进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同志。她略带方型的脸，架着一副眼镜，理着短发，身材修长，衣着整洁、得体；虽然年轻，但步履稳实。她在校门内的走道上停住了脚步。

这位女同志，就是袁瑒老师。

袁瑒环顾着校园。校舍的建筑是很整齐的。四幢三层楼房，两两相对地矗立在南北和东西；在东西楼之间，又建有一幢与南北楼平行的两层楼房，把大楼中间的一块一千六百多平方米的空地一分为二，成为南北两块操场。

袁瑒对这个校园并不陌生。当新生的上海迎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，学校曾经请她来代过课。虽然只有几个月她就离开了，但一个“不大讲话，工作负责，作风正派”的印象，则一直留在同志们的心里。因此，这一年的年底，当一位老师脱产去党校学习时，学校领导就想到了袁瑒。于是，她来到学校接替了这位老师移交的学期结束工作。后来，她又应学校的要求，正式留了下来。

她的脑海中常常重现起上第一堂课前后的情景。为这节课，她曾经将教案抄写过多少遍，象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儿童一样，写错一个字，或者一个字写得不够端正，就废去一张纸，从头开始。上课的前一天晚上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她还捧着课本，

试讲着。可就是经过这样的准备,在上第一堂课时,她急得心里象钻进一只小兔。好不容易,把准备好的一堂课内容讲完了,可一看时间,半节课还没到。下面怎么办呢?她呆呆地站立在黑板前,怎么也想不出个办法来。同学们开头还楞着,慢慢地,有几个学生开始交头接耳,一面看着她,一面低声议论起来;一个学生还做了一个怪腔,离开了自己的座位。她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,可那个学生根本不理她。她不知道该怎么教育这个学生。总算熬到了下课铃响,才离开了教室。可还没到办公室,一个小朋友连喊着“老师”追了上来。她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等到她站定,才发现自己下课时竟将黑板刷带走了。

每想起这堂课,她总禁不住要笑起来。“从现在开始,要好好努力,当好一名人民教师!”就从那时——她被要求当正式教师时开始,她的心里升腾起这样一个愿望。

从那以后,她开始求教于一个又一个同志,倾听着他们关于教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一次次发言,虚心地接受着他们的指导。连续几个星期天,她又奔走了一家又一家的书店。她爸爸也替她买来了许多种关于教育学的书籍。在那些日子里,她常常熬夜阅读。她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书籍,读着它们,感到很新鲜;但同时,她又觉得内容很深奥,读起来很吃力,只有《小学教育典型经验介绍》这本书,读来感到亲切。她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,为老解放区教育工作者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所感动。她把书合上,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质朴的封面,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贪婪地翻阅起来。

袁塔在老教师的帮助下,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,对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“参观”、“访问”,汲取了丰富的养料,开始对教

育事业有了感情。一九五二年暑假，学校领导决定：让她到
新学制一年级一个班的“娃娃”中去，带班任教。

.....

“袁老师好！”

“袁老师好！”

几个学生的呼喊声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她立即高兴地回
应着。这几个学生是她代课时教过的。尽管她曾经无数次听
过他们的称呼，但今天听来，感到十分亲切。看着他们鲜花般
的笑脸，跟海一样清澈、深邃的眼睛，她的心仿佛是让清清的
泉水洗刷过了的一般。

她没有继续想下去，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北操场。在
撒满阳光的场地上，学生们在雀跃着、戏逐着。有两个学生一
见到她，立即走了过来；稍后，又有三个学生也三步一跳地来
到了她的面前。袁琰微笑着看了看五个学生，稍稍俯下身说：

“小朋友，你们好！”

只有一个穿着新衣服、扎两只漂亮的蝴蝶结的女学生，很
有礼貌地回了句“老师好”。一个男学生后退了一步，睁着两
只大眼睛，只是看着她。一个女学生用挂在胸前的手帕擦了
擦鼻涕，亲昵地偎依到她身边。那个矮个子的男学生，仰着白
白的小脸问：

“你是我们的老师？”

她蹲了下来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只是眨着小眼睛。倒是另一个男学生抢着说：

“我姓顾。”

这憨直的回答引起了袁琰对他的注意。他穿着一件肥大

的旧衬衫和一条带子松散、歪斜着的裤子，胖胖的脸蛋，头发里还结着几个泥蛋蛋。当袁老师替他束好了裤子，摘去了头发里的泥蛋，正要同他说话时，那个眨着小眼睛的学生突然说：

“你不回答我，我也不回答你。”

说完，他拉着姓顾的学生跑开了。……

“这些个孩子！”这天晚上，她躺上床的时候，脑海里还浮现着学生们的形象。

“新学期，新班级，该有个新的开始啊！”袁瑛怀着这样的想法，入睡了。

二、起 步

“在小学读书时，我就想：
长大后，我也要当一名人民教
师。”

——一名小学教师（袁璐
的第一届学生）的信

预备铃一响，同学们谈笑着走进了教室，开始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在值日生指挥下，大家齐声唱起了《小山羊》。

上课铃敲过最后一响，袁老师走进了教室。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静穆的气氛中，蕴蓄着活泼的生气。

袁老师开始讲课了。这时，假如人们从窗外悄悄看去，就会发现教室里这样的情景：

同学的桌子上，除当堂用的课本、文具以外，别无它物。书本都放在一定的地方：坐在右边的放在桌子的右上角，坐在左边的放在桌子的左上角。在老师叫他们翻开书本前，没有一个小小朋友碰过书。

同学们端正地坐着，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，没有一个做小动作。

老师一声提问，几个小朋友首先举起了小手，接着，又是两个、三个、五个，终于，大多数小朋友都举起了小手，并且，闪

光的小眼睛直盯着老师，有两个都快坐不住了，手举得特别高，好象说：“袁老师，问我吧，我知道。”

一个女学生带着微笑站在大家面前，从容地回答了问题。大家又举起了手，想补充或纠正那个女学生的答案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求知的需要，也是对同学的关心和爱护。

他们听着老师的讲解，一个个都是那样专注，小眼睛一眨一眨的。

他们跟着老师朗读课文时，用两手捧起书。每本书大致与桌面构成七十五度的角。他们的朗读，整齐、响亮，有节奏，有感情。

袁老师布置了作业，发下了作业本。作业本由每行第一排有秩序地传到最后一排。

下课铃敲过，同学们向老师行过礼，又象小鸟一样，重新在操场上、走廊上欢乐地活动起来。

.....

这是一位报纸记者在当时听了袁瑢的一堂课后的纪实。

课堂上学生的思想面貌、学习习惯，以及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效果，当然不是偶然出现的。惯常有这样的情况：同学中出了事，或者他们之间有了矛盾，就来报告老师。当袁瑢接上了这个班级，首先迎面而来的，就是同学们这种频繁的“报告”。开始时，她没有作多少考虑，便随着“报告”的小朋友去处理了。

“报告，小龙把壁报上的图钉拿掉了！”

“报告，华华把班级的图书弄脏啦！”

“报告，——”

她觉得需要静静地想一想了。他们为什么常常要来“报

告”呢？同学们的“报告”后面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她决定细心地观察一下，认真地分析一下。

一天下午，课已经上完了，但同学们还留在教室里，有的在做功课，有的在玩。往常这时候，袁榕照例也留在教室里，或者解答同学的难题，或者批改作业。只是这一天，她为了查阅一个字的注音，暂时离开了教室。她到了办公室几乎还没来得及打开字典，几个学生随即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

“报告，”一个学生喘着气说，“老师放在讲台上的本子都翻到了地上。”

其余的几个学生也抢着补充说：

“袁老师，是解仁碰翻的。”

“解仁经常在教室里穿来穿去。”

袁榕留意着同学们的表情。她发现，他们显然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，认为解仁闯了祸，老师知道后一定会批评他，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老师批评他；而同时，他们还想表明：自己没有闯祸。

袁榕觉得，他们没有“闯祸”，当然应当受到鼓励；但他们如果不是采取“告状”的办法，而是发扬同学之间互助互爱的精神，主动、热情地帮助同学，不就更好？当然，现在不能用这样的要求去责备孩子，而应当去引导他们。

袁榕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就先说了一句：

“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她跟在同学们的后边走向教室时，脑海里忽然闪现出边区特等模范工作者、杨家湾小学教员“报告”的一件事：八岁的招弟，虽然已经懂得自己爱哭喜吵是一种坏脾气，但总是改不了。一天，他正和哥哥吵的时候，教员来了。教员见状说：“招

弟好娃娃，能改错，一定不哭，说道理。”招弟马上低下头去，虽然已经泪水盈眶，但终于没有让泪水掉下来。

“重要的是要让同学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。”袁瑒这样想。

袁瑒到了教室，先和蔼地看了看显得十分紧张的解仁，说：

“来，袁老师帮你一起把本子拾起来。”

解仁便是开学那天袁瑒见到的有一张白白小脸的那个小朋友。当他见同学们去报告老师时，心里确实很紧张，不知道老师将会怎样批评他；现在当他看到老师态度很亲切，还帮他一起拾本子，就连连眨着小眼睛，感到有点迷惑不解；渐渐地，当他确实看到老师不象批评他时，终于放下心来，就迅速地蹲下去，跟着老师一起收拾本子。刚才报告的学生，看着老师感到有点奇怪：袁老师为什么没批评解仁，还帮助他一起拾本子？因为老师都在拾，他们也一起相帮拾起本子来。

“同学们，你们现在这样做很对。”拾完本子，袁瑒对同学们说：“刚才解仁打翻了本子，心里很着急。当同学着急时，大家要关心他，帮助他，就象刚才你们做的那样，今后要继续这样做。”

待同学们散去后，袁瑒才找来了解仁，了解了 他打翻本子的原因，耐心地进行教育。

就这样，袁瑒通过对一件件小事的处理，逐步地在集体中培养起团结友爱的风气。

两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，是对这个风气的一次小小的考验。

早晨，上课的时间还未到，同学们正在喝学校集体订购的豆浆。忽然，一个粗心的学生，把邻座一个女学生的豆浆打

翻了。

虽然袁璐就在教室里低着头看书，但没有一个同学上前去报告。

但袁璐暗暗注视着：同学们将怎样处理？

“你怎么这样不小心？”

另一个女学生边说边拿出手帕，擦拭溅在“闯祸”者身上的豆浆。解仁也急忙动手搬开被豆浆浸湿的书本、作业本和文具。其他同学，有的拿来了抹布，有的抢着揩桌子。本来可能引起一场小小风波的事，由同学们妥善地处理了。……

学生在进步，班级在前进，同学们和袁璐也逐步建立了感情。他们喜欢来到袁老师身边，有的还贴着袁老师的耳朵，悄悄地诉说不可告人的“秘密”。而袁璐呢，也感到生活在这一群天真烂漫、朝气蓬勃、天天向上的孩子们中间，十分快慰；相反，离开了这些孩子，她会感到异常的冷清，似乎缺少了什么。

袁璐由于成了学生们中间不可缺少的一员，几乎掌握了每个学生的那怕是细微的变化；而她的感情，也往往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同学们进步了，她第一个感到由衷的高兴；同学们有了困难，即便是生活上的事，她也惦记在心。

一天，又一件事放到了她的心上。

入冬以来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。小朋友们先后穿上了棉衣；唯独那个姓顾的小朋友，还穿着宽大得很不相称的单衣，显然是大人穿剩下来的。可是孩子很坚强，没有叫过一声冷；但毕竟天太冷了，他有时候不得不裹紧着那件单衣。这一天，袁璐一清早就来到了教室里，不多久，小朋友们陆续来了，小顾也裹着那件单衣来到教室。在偶然的一瞥中，袁璐发现他正注视着一个穿着有毛领的新棉衣的小朋友。